

西方文库·学术译丛

世界征服者史^上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Ata-Malik Juvaini

[伊朗] 志费尼 著 (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
何高济 译 翁独健 校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西方文库·学术译丛

世界征服者史^上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Ata-Malik Juvaini

[伊朗] 志费尼 著 (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

何高济 译 翁独健 校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征服者史 /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

(西方文库·学术译丛)

ISBN 7-5343-6190-7

I. 世...

II. ①志...②何...

III. ①成吉思汗(1162~1227)—人物研究

②中国—古代史—元代

IV. ①K827=47②K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4356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世界征服者史(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

作 者 [伊朗]志费尼

译 者 何高济

校 订 翁独健

责任编辑 邓冀粤 李佳庆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邮政编码:07275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8.75 插页 4

字 数 650 000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定 价 49.80 元(上下册)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序

13—14 世纪蒙古族的兴起与强盛时期的历史,在波斯文方面最重要的史料是志费尼书、瓦萨甫书和拉施特书。在这三部史书中,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占有突出的地位,它成书最早,所记述的史实大部分是著者亲见亲闻的,因此它是最原始的,也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史料。

阿老丁·阿塔篋力克·志费尼。公元 1226 年出生于波斯的志费因省。他的祖辈历仕塞勒术克朝和花刺子模朝,相继任“撒希伯底万”(财政大臣)的职位,因此,“撒希伯底万”差不多成了他家族的代号。他的父亲巴哈丁在蒙古统治时期,实际上也担任呼罗珊、馱穆答而的“撒希伯底万”。志费尼本人在二十岁前已开始为蒙古政府服务,不久成为蒙古人派驻乌浒水以西诸省长官阿儿浑的秘书。阿儿浑几次入朝哈刺和林,几乎都携带志费尼同行。正是在他们第三次哈刺和林之行中,志费尼应友人之请,开始撰写这部巨著——《世界征服者史》。

志费尼生活的时代,距他撰述的史实十分接近。很多材料是他在旅途中所采集到的,其中包括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传说,读起来仍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成吉思汗西征的过程,志费尼是第一个予以完整、详尽报道的史家,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例如,他记布哈拉遭到蒙古兵的洗劫后一个幸存的逃生者,当他被问及布哈拉的情况时,回答说:“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劫掠,然后他们离去。”简短的几句话,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破坏和人们的恐惧心理。

《世界征服者史》所叙述的年代,起自成吉思汗,止于旭烈兀平定阿杀辛人的阿刺模忒诸堡。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内容包括蒙古前三汗,即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的历史;第二部分实际是中亚和波斯史,其中包括花刺子模的兴亡、哈刺契丹诸汗,以及那些地方的蒙古统治者,如成帖木儿、阔儿吉思、阿儿浑、舍里甫丁,等等;第三部分内容庞杂,它从拖雷开始,以较大的篇幅谈到蒙哥的登基及其统治初期的史实。鉴于志费尼随阿儿浑的第三次哈

刺和林之行是去朝贺蒙哥即位,而且他们在哈刺和林滞留了整整一年半,这部分应当是最有价值的,比《元史》的记载要详尽得多。然后是旭烈兀西征,阿刺模忒诸堡的攻陷,被伊斯兰教视为异端的亦思马因人,即阿杀辛人在亚非的统治。第三部分没有完成,按原书的计划,它只是第二大卷的一部分。志费尼活到公元1283年,而且长期担任报达长官的职位,但他没有再写下去,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世界征服者史》长期只有抄本传世,由于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的辛勤校勘,1912年、1916年、1937年,先后出齐了全书三卷的波斯文排印集校本。过了二十多年,1958年才出版了波伊勒根据这个集校本的英译本。6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何高济同志已着手这部巨著的汉译工作。计划第一步先将英译本转译为汉文,然后第二步再根据波斯文本进行研究、考释和重译。由于种种原因,工作被迫停顿达十余年之久,现在只完成了第一步工作。自洪钧《元史译文证补》问世(1897年)后,我国治蒙元史者已经知道有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这部波斯文史料,但一直没有机会读到原书。现在这个译本的出版,可以初步弥补这个缺陷。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现,将成为今后有计划地对波斯文史料进行翻译、研究和校注的开端。

翁独健

1980年4月于北京

前 言

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是研究蒙古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他的三卷波斯文本,由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校勘,分别刊行于1912年、1916年和1937年,收在吉伯丛书中。波伊勒的英译本就是根据这个权威的波斯文本翻译的。

尽管《世界征服者史》早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而且为多桑和巴尔托德这样的著名学者所引用,但它长期以来没有一个欧洲文字的译本,因此波伊勒是第一个把全书用一种欧洲语言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人。据波伊勒自己的叙述,他最早接触到志费尼这部书是在1938年秋,而到1958年英译本问世,其间足足有二十年。从译文本身及译者所加的注释看,英译者在这部著作上确实花费了巨大的劳动,以使这部因辞藻过于华丽而难以卒读的史书能够为欧洲读者所接受,同时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看到,英译本问世后,立即受到重视,有人甚至评价它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一部译著。

波伊勒是波斯语专家,而他在史学范围内的专长是13世纪的波斯史和蒙古史。他的翻译,没有满足于依样画葫芦,也就是说,没有满足于机械地把可疾维尼校勘的波斯文本译为英文。在翻译过程中,波伊勒对志费尼书及有关的史实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订正了可疾维尼编本中的一些错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点。

志费尼最早记录了成吉思汗西征后分封他的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第三子和他的继承人窝阔台的封地,据原波斯文的记载(第I卷,31页)是在AYMYL和QWNAQ地区。前一地名无疑就是《元史》中叶密立(Emil)的对音,今新疆的额敏河流域,在元代也是一地名。后一地名QWNAQ,波伊勒据伯希和的意见把它订正为QWBAQ,即Qobaq,是额敏河以东的一条河名,清代文献中的霍博克河或和博克河,发源于和博克赛里山。据《元史·太宗本纪》,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自霍博之地来会丧”,可以证实志费尼的Qonaq为Qobaq之误,而窝阔台系从他的封地去赴丧。

这类订正还可举出若干。察合台的一个孙子 Yesün-Toqa, 在原书(第 I 卷, 205 页)中讹为 YSNBWQH, 即 Yesün-Buqa, 其残名保存在《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的〔也〕孙脱〔花〕中。他因反对蒙哥登基, 据志费尼说先跟脑忽和失烈门囚在一起, 后来又被充军。又如西辽在八剌撒浑兴建的城市 Quz-Baligh、Ghuz-Baligh, 即虎司八里(虎司鞞耳朵), 在原书中均误为 Qur-Baligh(第 I 卷, 43 页)和 Ghur-Baligh(第 II 卷, 87 页)。显然, 这些订正对阅读原著是有帮助的。

波伊勒指出以下一个事实: 为避免提到一些蒙古宗王的真名, 志费尼常使用他们死后的称号。最明显的是窝阔台, 他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又叫作 Qa'an。Qa'an 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称号, 突厥人的可汗。《元朝秘史》中汉译为合罕,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均有此尊称。但当志费尼单独使用它时, 那就是特指窝阔台了。这必定是窝阔台死后在社会上流行的称呼, 因为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例证。1276 年龙门神禹庙蒙汉文令旨碑中曾提到“成吉思皇帝匣罕皇帝圣旨里”, 这里的匣罕, 正如冯承钧的注释说, 即太宗窝阔台。另两块碑, 即 1296 年和 1297 年河南安阳白龙王庙圣旨碑, 又写作哈罕皇帝。此外, 刘秉忠在和林的上书中两次出现合罕皇帝之名, 也指的是窝阔台(《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王恽的《秋涧大全集》卷八十七, 更明确地把窝阔台称为“太宗合罕皇帝”。

拖雷在志费尼书中有时被称作 Ulugh-Noyan。波伊勒指出, 突厥语的 Ulugh 训为大, Ulugh-Noyan 义为大那颜, 它的蒙语同义词是 Yeke-Noyan, 这是拖雷死后的称呼。据《元史·祭祀志》, 睿宗(拖雷)题曰“太上皇也可那颜”, 也可那颜即 Yeke-Noyan 的音译。王国维据此证实《圣武亲征录》中的“四太子也可那颜”七字连读, 指拖雷而言, 非为两人。可见, 拖雷死后常被称为大那颜。他的寡妻唆鲁禾帖尼, 在志费尼书中写作 Sorqotani Beki, 省称 Beki, 义为后妃。查《元史·顺帝本纪》, 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 “至元元年(1335 年)三月, 中书省臣言, 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别吉太后于内, 请定祭祀, 从之。”别吉显然就是 Beki 的对音, 即唆鲁禾帖尼死后的称号。

但是, 波伊勒的考订并不都是正确的, 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少。在这方面, 我们仅举一两个例子。

在《合罕言行录》一章中, 志费尼极力颂扬窝阔台的乐施好善。除去那些浮

夸之辞和不实之处外,这章内包含了窝阔台统治时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其中有以下一个有趣的事件。志费尼说,在契丹国有个叫作TAYM'W的城市,该城的居民上书称,他们欠了八百巴里失的债,请求下诏给债主,延期归还。窝阔台说,如果叫债主延期,那债主要受损失;如果置之不理,那人民又要倾家荡产。因此,好心的窝阔台吩咐从国库中偿付。诏令一下,欠债的和收债的都去国库领取现金。这个故事,我们从《元史》中可以找到若干条类似的例证,例如,《太宗本纪》曾载录公元1240年窝阔台“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千锭”。

志费尼提到的城名TAYM'W,波伊勒把它订正为TAYNFW,即Tayanfu,山西的太原府。这个订正是缺乏根据的。志费尼书的各个抄本在著录这个地名时均保留了鼻音M,拉施特的《史集》同。维尔荷夫斯基俄译拉施特书把这个地名转写为Tai-min-fu,至少拉施特书的一个抄本实作此形(维尔荷夫斯基译拉施特书,52页注⑦)。志费尼书的一个抄本(D本)作了TANMΓW,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Taminfu的讹误。从这些线索看,志费尼所说的这个城市,不是山西的太原府,而应为河北的大名府,志费尼和拉施特均无错误。按《元史》卷一百五十二《王珍传》载:“岁庚子(1240年),人见太宗……珍言于帝曰:‘大名困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锭,及逋粮五万斛,若复征之,民无生者矣。’诏官偿所借银,复尽蠲其逋粮。”这里说的官偿所借银,和志费尼的记述颇有相同之处,但志费尼的记述更为生动和详细。大概在窝阔台统治时期,确实有过由政府偿还大名府百姓欠债的事。

贵由登上宝座后,派遣两名将官去攻打契丹蛮子国,其一是速不台,另一人,原波斯文作ĴAN(第I卷,211页),波伊勒把它读作jahan,蒙语的“象”。此人即蒙古初期著名的大将,《元史》中的察罕。据《元史·察罕传》,定宗(贵由)即位,“命(察罕)拓江淮地”,与志费尼的记载吻合。考虑到汉语对这个人名转写的,伯劳舍把它读作ĈAN,即chaghan“白”,是更为正确的。拉施特和《元史》对察罕的生平,所述极为近似,二者所依据的应为同一史源。

上述例子说明,波伊勒未能广泛地参考和利用《元史》之类的汉文史料,尽管他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并曾请教于一些学者。对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波斯史书的考订和研究,汉文史料始终具有头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蒙哥的异母兄弟拔绰,他母亲的名字在拉施特书中为一空白,但据《元史·牙忽

都传》，“拨绰之母曰马一实，乃马真氏”，可以知道他的母亲是个乃蛮人，足以弥补拉施特书之缺。不仅在史实的订正方面，就连志费尼和拉施特所述的蒙古风俗习惯等，都能用《黑鞑事略》、《蒙达备录》等书来作对比研究。在这个领域内，前人虽已做了不少工作，总的说来还大有探索的余地。从这个角度说，波伊勒的翻译和考释显得不足和逊色。

中国学者是通过洪钧的介绍才知道志费尼的。洪钧给志费尼做的简短介绍，现在已无多大的意义，而且包含了一些明显的错误，被后人盲目地承袭下来。志费尼的父亲，名叫 Baha-ad-Din，按《元史》的译音是宝合丁，但洪钧把他考证为《元史·宪宗本纪》中辅佐阿儿浑管治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的法合鲁丁。法合鲁丁也是个常见的回教人名，其对音为 Fakhr-ad-Din，在志费尼书中另有其人，不是志费尼之父。尽管这样，读者仍能从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中间接地得知志费尼书的一些内容，作为开拓者，他的功劳是不能埋没的。

继洪钧之后，冯承钧翻译出版了多桑的《蒙古史》。多桑书中大量引用志费尼的话，使读者能够更多地接触到他的著作。但是，多桑只能根据巴黎图书馆当时保存的一个不足道的抄本进行工作，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些重要的内容仍不能为中国读者所知。60年代初，翁独健先生提出翻译志费尼书的计划，由我来具体做这项工作。但因种种原因，工作时断时续，任务一直未能完成。近年来，在翁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这项工作终于得以继续进行。现在，我们根据波伊勒的英译本，把《世界征服者史》译为中文，使我国读者得窥这部波斯文史书的全貌。至于根据原波斯文本做进一步的考订和研究，则有待今后继续努力。

在译名方面，我们主要采用《元史》的译音，兼采《元朝秘史》。原则是尽量做到名从主人。如一些人名、地名，等等，在《元史》、《元朝秘史》及其他史料中没有著录，或者没有考证出来，那就采用洪钧、冯承钧等的译法，或自行翻译。为便于查阅英译本，我们在这个汉译本的右页边上，标出英译本的原页数。

中译者

于北京 1980. 2. 1.

一、作者生平

阿老丁·阿塔篋力克·志费尼极有可能诞生于1226年。这是西利亚史学家达哈比提出的时间^①，并且它与志费尼自己的说法相一致：当他开始撰写他的史书，也就是当他在1252年5月和1253年9月之中居住在哈刺和林期间，他是二十七岁。如志费尼的名字所表明，他的家族和呼罗珊的志费因县有关系。这个县，今天叫作扎哈台，位于你沙不儿西北，在哈尔达和扎哈台群山之间的一个盆地中；首镇在当时是阿萨德发，后来此地的重要性下降，但仍然可以在大型地图上找到。著名地理学家、志费尼的同时代人牙忽惕，把他曾访问过的阿萨德发描写为一个繁荣的小城，有清真寺和一个市集；城门外有一所供商人住宿的大客栈。就在这里，志费尼的高祖巴哈丁迎候了花刺子模沙帖乞失，当时后者在向波斯最后一个塞勒术克王算端脱黑鲁勒开战中，途经于此。这里也是著名的兄弟俩——伊儿汗的丞相苦思丁和蒙古侵略史家阿老丁的诞生之地^②。

他们出身的家族是波斯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志费尼一家在塞勒术克和花刺子模沙统治下都身居高位；同时他们自称是刺必阿之子法即勒的后裔，他继巴密赛族人之后为哈仑拉施特服务，而且他又依次把他的系谱追溯到第三个哈里发斡思蛮的一个自由民。他们是那样经常地任“撒希伯底万”，即财政大臣的官职，以致该头衔已变成一种家族的别名。志费尼之兄苦思丁有这个称号，他

^① 有关志费尼生平的大部分材料来自《世界征服者史》本身，辅以穆罕默德·可疾维尼在他对波斯文本的序言中收集的史料。

^② 韩达刺在他的《努扎特-忽鲁卜》地理部分（雷斯特朗治译，169页）中，仅提到苦思丁，但倒刺沙在他的《诗人传》（布朗编，105页）中说阿萨德发是两兄弟的出生地。

实际担任此职,尽管他也是旭烈兀还有旭烈兀之子和第一个继承人阿八哈的大丞相;志费尼本人亦有此称号,他实则是八吉打的长官。

志费尼的祖辈中,前已提及的他的高祖巴哈丁,有个舅父穆塔哲伯丁·巴的阿,是塞勒术克算端桑扎儿的书记和宠臣。在志费尼书中叙述说,他怎样进行调解以挽救诗人瓦特瓦特的性命,诗人因他的诗句得罪了算端桑扎儿。作者的祖父苦思丁·穆罕默德在不幸的摩诃末花刺子模沙手下,当后者从巴里黑逃往你沙不儿时,他跟随着他。花刺子模沙临死前,任命他为撒希伯底万,并且摩诃末之子、鲁莽的冒险家扎兰丁,批准他任该职。在摩诃末死后,他又为扎兰丁服务。他死于今东土耳其凡湖岸边的阿黑刺忒前,时值他的主子围攻该城,据史家伊本额梯儿称,围城是从1229年8月12日延续到1230年3月18日。扎兰丁的秘书和传记作者讷萨忒是苦思丁的遗嘱执行人。按照死者的愿望,他把他的遗骸运回他的故乡志费因,而他的财产,通过可靠的中间人,被交给了他的后人^①。

这后一情况表明,他的儿子巴哈丁,即志费尼之父,不可能随他在阿黑刺忒,而事实上我们完全不知道巴哈丁的活动和踪迹,直至他父亲死后大约两年,我们才得知他出现在呼罗珊的你沙不儿。他当时大约四十岁。看来他可能靠志费因的家产平静地生活。志费因距你沙不儿不远,是它的一个属县。

在入侵时期惨遭破坏的呼罗珊,现在处于一片混乱中。该省尚未完全被降伏,仍不时发生反抗蒙古人的行动。乱上加乱,当时刚死的扎兰丁有两个将官,经常袭击你沙不儿,杀戮蒙古官吏。1232—1233年,成帖木儿——新任命的呼罗珊和柁楞答而的长官,派出一个叫作怯勒孛刺的将官,指令去驱逐或消灭这些武装。听说他到来,巴哈丁和你沙不儿的一些首脑人物逃往徒思,在那里,他们企求一个塔术丁·法里扎尼的庇护,后者在废城中占有一座堡垒。同时,怯勒孛刺赶走了敌人,获悉逃亡者在徒思。他派人向法里扎尼索还这些人,而法里扎尼不管他所做的保证,马上把他们交给怯勒孛刺,“以为,”志费尼说,“他会把他们处死。”倘若这是他的期望,那他落了空。怯勒孛刺极礼貌地接待他们,同时巴哈丁被蒙古人录用。成帖木儿立即任命他为撒希伯底万,1235—1236年,他陪同成帖木儿的副手、畏吾突厥人阔儿吉思入朝大汗窝阔台——成吉思

^① 见奥达斯译讷萨忒书,324~325页(原文第195页)。奥达斯多少错误地把苦思丁·穆罕默德的称号(sahib-divan)译为“内阁首长”。

汗之子和第一个继承人。窝阔台很礼貌地接待他：赐给他一面牌子，即马可·波罗所说的“权力牌符”，及一道札儿里黑，即圣旨，批准他作为“诸地的撒希伯底万”的任命。

辞朝返回恰好和成帖木儿之死同时，于是阔儿吉思又被召回蒙古去汇报形势。他是个聪明的有雄心的人，因此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展他自己的事业。他对志费尼的父亲——明显地他和他的关系很好——说：“幸福像一只鸟，没有人知道它将降落在哪个枝头。我决心付出努力去找到天命确实注定的、天道循环所需要的东西。”他获得了这样的成功，因此他作为这些西部领土的实际长官，从哈刺和林返回。

1239年，他再次到蒙古本土，回答对他的一些指控；当他不在时，巴哈丁代行他的职务。他又一次胜利返回，巴哈丁准备盛宴为他洗尘。1241年，第三次赴哈刺和林，他在路上得到大汗逝世的消息，并回到呼罗珊。但因旅途中得罪了察合台王室的一名官员，他不久后就被逮捕，并被押送到今新疆伊宁附近的阿力麻里，那是察合台的孙子和继承人合刺旭烈的驻地，奉后者之命，他被野蛮地处死。

巴哈丁的情况没有因他保护人的垮台而受到影响。他的职位被阔儿吉思的继承人异密阿儿浑所批准，由于帝国摄政者、窝阔台的寡妻脱列哥那皇后的诏旨，阿儿浑这时受命管辖从乌浒水到法儿思，不仅包括呼罗珊和朮穆答而，也包括谷儿只、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及上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地区的疆域。在一次巡视的过程中，阿儿浑抵达阿哲儿拜占的帖必力思，这时他被召去出席忽邻勒塔，即诸王大会，此次会上窝阔台之子贵由被选作大汗当他的继承人（1246年）；于是当他离开期间，志费尼的父亲撒希伯底万代他管理所有这些领土。当他满载新汗所赐的荣誉返回时，巴哈丁远至朮穆答而的阿模里去欢迎他。在那里，巴哈丁准备了盛大宴会欢迎他归来，一如七年前他在同样场合欢迎他的前任阔儿吉思。

在阿儿浑能够继续他到阿哲儿拜占的旅行前，他得到消息说蒙古首都有反对他的阴谋；因此他决定立即返回那里。在这次旅行中，按他的明确愿望，他不仅由巴哈丁，也由志费尼本人陪同，那时志费尼约二十二岁。一行人抵达答刺速（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这时得到贵由的死讯，于是阿儿浑听从蒙古大将宴只吉带的劝告，回到呼罗珊，为宴只吉带统率的军队准备粮饷。1249年晚夏，他再向东行，最后到达斡兀立海迷失后的斡耳朵，作为贵由的寡妇，帝国的摄政权被授予她。他的案子得到充分审查，他的敌人失败了，阿儿浑自己完全昭雪。

在返回的旅途中，他们一行人(其中有志费尼)在也速的鞑耳朵停留了一两个月，后者现在统辖察合台的封地。就在这里(今伊宁附近)，仅在十年前，阿儿浑的前任阔儿吉思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行人在1250年晚夏或初秋到达阿力麻里；他们离开时已是冬天，道路被雪封锁，他们仍然速行，很快就返回呼罗珊的马鲁。

阿儿浑没有在波斯久留。1251年8月或9月，为参加推选新汗的大忽邻勒塔，他再度东行。这次旅行他也由志费尼陪同。他尚未到答刺速，就得到消息说蒙哥已被推选。时值隆冬，大雪使旅行几乎不可能。然而他仍然急行，终于到达畏吾儿古都别失八里，此地相当于今天的济木萨，在新疆古城西北不远。阿儿浑从这里送使信把他的到来通知新汗，但一行人直到1252年5月2日才抵达蒙古宫廷，这时蒙哥登基已将近一年了。

阿儿浑向汗报告西方诸地的经济状况，作为随后的讨论结果，蒙哥在税收制度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审议延续了很久，直到1253年8月或9月阿儿浑才离开^①。正是在蒙古都城的这次长期逗留中，一些朋友劝志费尼编写一部蒙古征服的历史。当一行人动身返回时，蒙哥给他一道札儿里黑和一面牌子，批准他的父亲任撒希伯底万之职。

巴哈丁现在六十岁了，在给蒙古人服务二十年后，他想退休回家，但没有做到。这时在实施财政改革，因此，巴哈丁和一个叫作乃麻台的蒙古人一起被派去接管波斯的伊刺克——即中波斯，和耶兹德的政事。他已抵达亦思法杭县，这时他害了病，并且死去。

波斯经历了那么多的乱世而获得她的生存，多半要归功于像巴哈丁那样的行政官。朝代有兴有亡，但始终找得到这样的官吏：他们因和新政权合作，在国家的政府中维持一种连续性，使它不致完全崩溃和瓦解。在花刺子模沙统治下，在花刺子模沙以前的塞勒术克王统治下，或者也在更早的王朝统治下，他的祖先的传统，在一个过渡时期，由巴哈丁保持下来，他死后又由他的儿子们在一个新朝代，即波斯的蒙古伊儿汗朝的统治下，继续下去。

该朝代的创建者、大汗之弟旭烈兀王子，这时正率领一支大军西征，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消灭阿刺模忒的亦思马因人，即阿杀辛人。1255年10月，他在后来

^① 见下册，499页，及注①。

因跛者帖木儿的出生地而知名的、撒麻耳干以南的碣石,和阿儿浑相会。阿儿浑再度成为宫廷中被陷害的对象,在旭烈兀的鼓励下,他现在赴哈刺和林跟他的控告者对质。他将西方诸地的行政权,交给他的儿子克烈灭里,一个异密阿合马,以及志费尼,隶属于旭烈兀。从那以后,志费尼一直为旭烈兀及其子孙服务,到死为止。

一个事件发生了,它说明这个蒙古征服者对他的重视。有个扎马刺丁,他是阴谋陷害阿儿浑的一党,把一份他要在大汗面前控告的官员名单交给旭烈兀。旭烈兀马上回答说,这些是阿儿浑自己权限内的事。这时,他看到名单上志费尼的名字,补充说:“倘若控告他,那就当着我的面说吧,这样事情可以在此时此地得到审查,作出决定。”于是扎马刺丁撤回他的指控,狼狈退出。

大军已渡过乌浒水,正经过呼罗珊,在那里,他们途经哈不珊城(今库强),“它自从蒙古军首次入侵直至该年,已经荒芜破坏,它的建筑物凄凉,哈纳特无水,除礼拜五清真寺的墙外,没有仍然站立的墙。”“发现国王对兴复废址的兴味和乐趣。”志费尼促使他注意哈不珊的情况。“他听了我的话,颁发一道札儿里黑,叫修整哈纳特,重建屋舍,设立市场,减轻民瘼,准许他们在城中重聚。所有重建的费用,他从国库开支,因此一毫不取于民。”

最后,在1256年晚秋,蒙古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在可疾云东北阿刺模忒(“鹰巢”)中亦思马因的诸堡。可畏的哈散萨巴的最后一个软弱继承人鲁坤丁,曾拖延时间,希望冬雪会帮助他,使围攻不能进行;但气候反常的温暖。于是,在11月中,他决定投降。为此目的,他请求得到一份免他不死的札儿里黑,这是由志费尼起草的,他必定也参加了实际谈判。撰写法忒纳美,即胜利宣言,公布最后击败和消灭阿杀辛人者,也正是志费尼。他还说,得到旭烈兀的允许,他检查了著名的阿刺模忒图书馆,从中他挑选了很多“珍本”,同时把那些“叙述他们邪说异端、既无传统根据又乏理智支持”的书籍,付之一炬。然而,在后一类书中,他幸运地保存了一本哈散萨巴的自传,在他的史书第三卷中,他从中大量予以引用。

完成了对阿刺模忒的平毁,旭烈兀转向他的第二个目的:征服八吉打和推翻阿拔斯哈里发朝。“鞑靼的大王”旭烈兀怎样攻克报达(八吉打),并把哈里发饿死在“一座满是金银财宝的塔中”,这可从马可·波罗的书中读到。事实上,倒霉的哈里发可能是被包在一张毡子里,用棍子给打死的,这是蒙古人处决自己宗王的做法。然而,马可·波罗对旭烈兀和哈里发初见面的说法和著名波斯

哲学家纳速鲁丁·徒昔的记载,非常吻合,后者曾为阿杀辛人服务,他现在跟随旭烈兀到八吉打。

志费尼也曾陪同这个征服者,并在一年后即在1259年,旭烈兀任命他为哈里发曾直接拥有的所有疆域,即八吉打本城、阿剌伯伊刺克(即下美索不达米亚)、胡济斯坦的长官。旭烈兀死于1265年,但在他的儿子阿八哈统治下,志费尼保留了他的职位,尽管名义上是蒙古人速浑察的副职。二十年来,他一直治理这个大省,其间做了大量工作去改善农民的命运。他从幼发拉底河畔的安八儿开了一条运河到苦法和圣城奈杰夫,在它的河岸建立了一百五十个村子;据有些夸大的说法,他使该邦恢复到比在哈里发治下它所享有的繁荣还要高。

志费尼本人,还有他的身兼大丞相和撒希伯底万二职的兄长苦思丁,都不是没有政敌的,而在他们长期的任职中,有几次将使他们遭遇毁灭的攻击。然而,这类阴谋没有让兄弟俩受到什么伤害,直到阿八哈统治后期,有个麦术督木勒克,原系志费尼兄弟的手下,成功地首先打动了阿八哈之子阿儿浑,然后打动了阿八哈本人,并对苦思丁进行了老一套的攻击:与蒙古人最可怕的敌人、埃及玛麦鲁克算端勾结,以及从国库侵吞了大量款项。苦思丁得以打消伊儿汗的怀疑,同时,麦术督木勒克发现他没有受到打击,现在转而盯住他的弟弟。他使阿八哈相信,志费尼在他任八吉打的长官期间,曾贪污了二百五十万的那的巨款,这笔钱就埋在他家里。

1281年10月,阿八哈在上美索不达米亚狩猎,想赴他在八吉打的冬季驻地;志费尼被派先去安排膳宿。他刚一走,麦术督木勒克就重复旧的控告,于是伊儿汗马上派他的几个异密去追志费尼,调查这事。他们在塔克里特赶上了他,把阿八哈的命令告诉他。“我认识到,”志费尼说,“事态是严重的,一些持偏见的人所说的话,已深深打动了国王的心,对这些‘余款’的要求,只不过是他们企图向我要钱的借口,这笔钱,他们自以为就放在我家的水槽里。简短说,我陪检查官从塔克里特到八吉打,在那里,我把我家里和库里的一切——金银财宝、器皿和衣物,一句话,我继承的或得来的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们。”^①他这时写了一份保证书,说是今后在他家里哪怕找到一个的儿海姆,他都应负责和受惩。

得知他的处境后,在伊儿汗身边的他的兄长苦思丁,马上赶往八吉打,从他

^① 布朗的译文。见可疾维尼本的英文序言,xxxix~xl页。

自己和子女的家，把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金银器皿集中起来，并从贵人那里尽他所能借来财宝，把这笔财富通通奉献给现正前往八吉打的阿八哈，希望使他缓和下来。但这毫无用处。志费尼被囚在他的家里，同时，蒙古官员搜寻被认为他埋藏起来的金钱，拷打他的奴仆，挖掘他的子女和亲人的坟墓。结果一无所得，他们便把志费尼转移到哈思儿·木桑纳去过囚犯的悲惨生活，他们则转而去向阿八哈报告。然而，一些蒙古宗王和后妃，包括阿八哈的宠妃，替志费尼求情。于是在最后，1281年12月17日，伊儿汗被劝下令释放他。

这个攻击失败后，麦术督木勒克现在告发志费尼和埃及的玛麦鲁克保持书信往来。于是在1282年3月，他从八吉打到哈马丹，由伊儿汗的检查官护送，去回答他的控告人的这个攻击。4月1日，一行人刚通过哈马丹附近的阿撒达巴德山口，阿八哈的一些廷臣就迎着他们，带来好消息说，伊儿汗最终相信志费尼无罪，已恢复对他的宠信，解除了监官对他的看守。然而，抵达哈马丹时，志费尼获悉阿八哈刚死去；在变化的形势下，决定把他拘囚。这次囚禁为时不长，因为很快传来消息说，阿八哈之弟台古姆儿——一个伊斯兰信徒，也以穆斯林名字阿合马著称（他是马可·波罗的阿合马算端），已登上宝座，而且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释放志费尼。

新君主当时在亚美尼亚。志费尼到那里去见他，后又陪他出席在凡湖东北、东幼发拉底河源附近的阿刺塔黑牧地举行的忽邻勒塔。这里，新长官被派到他们的各个省份去；志费尼又得到他过去担任的八吉打长官职务。台古姆儿得知麦术督木勒克及其同伙的活动，下令作调查。麦术督木勒克被判有罪，并被处死，但在判决执行前，他被一群穆斯林和蒙古人抓住，受到私刑，他们扑向他，“甚至在他们竞相接近他时相互受伤，把他撕裂成碎片，乃至炙而食其肉。”

在两篇文章中，志费尼叙述了反对他本人和他兄长的各种阴谋，这段关于他自己获胜及其敌人失败的话，是第二篇文章的结尾。他自己的末日现在也即将来临。在新君主和他的侄儿阿儿浑之间爆发了公开的对抗；因为志费尼一家子很得到他叔父的欢心，也因他相信苦思丁毒死其父阿八哈的广泛传说，阿儿浑决定把他们除掉。到八吉打后，他翻出志费尼侵吞公款的旧案，并开始逮捕他的代理人，对他们施加酷刑。其中一人新近刚死，他下令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抛在大道上。得悉这个暴行，据一种说法，志费尼害了剧烈的头痛，因而他很快就死了。然而，据达哈比说，他的死是由于从马上摔下来。不管是什么原因，他

在1283年3月5日死于木干或阿阑,享年五十七岁,并被葬于帖必力思。总之,他的死不会拖很久的。次年,阿儿浑废黜了他的叔父并继位,他下令把苦思丁和他的四个儿子处死,志费尼一家人就全被消灭了。

二、他的著作

《世界征服者史》是1252年或1253年在哈刺和林开始撰写的;而志费尼在1260年仍在撰写它,这时他刚受命为八吉打的长官。在那年或其后不久,他必定放弃了继续撰写他的史书的念头,因为没有那个日期以后的事件。至于撰写他的大部分史书时所处的环境,我们有志费尼自己的证明。在评述蒙古人征服呼罗珊时,他用下面的话来谈他自己:

即使有那种无事务缠身,能将终生献给调查研究,专致于记录史实的人,他仍不能在一个长时期内做到对个别县份的叙述。这远非本作者的能力所能及,他尽管有此嗜爱,却没有片刻从事研究的时间,除了在长途跋涉中,当旅队休息时,他抓住一两个钟头,写下这些史实(第I卷,118页,第i册,152页)。

这些情况在书中留下了它们的痕迹。日期有时省略了,或者不准确,而作者偶然会自相矛盾。这些缺点在一部未校订的书中是可以理解的;在一部证明是永未完成的书中,更可以理解。

在一个早期抄本(B本)中,谈阿儿浑的一章内有相当于原文七八行的空白(第II卷,262页;第ii册,152页);而在谈蒙哥诸大臣的一章末尾,有一个更长的空白(超过一页)(第III卷,89页)。穆罕默德·可疾维尼指出,这些空白可能是作者留下来供以后增补的,这永远没有做到。也提到了一些不存在的篇章:第I卷中是谈也里陷落的一章(第I卷,118页;第i册,151页),第III卷至少有五章——一章是谈迦儿宾的书记镇海(第III卷,58页;第ii册,158页),一章是谈遣使给路易九世的蒙古统将宴只吉带(第III卷,62页;第ii册,590页),另一章是谈往朝蒙哥的各个使节(第III卷,82页;第ii册,602页)^①。第III卷证明未

^① 为避免与英译本两卷相混淆,在英译本中三卷波斯文被称为“部”。(中译本同英译本)